

家

四幕劇

——根據巴金小說「家」改編

曹禺戲劇集
第五種
家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郵路一弄八號

曹	禺	戲	劇	集
一、雷雨	二、日出	三、原野	四、北京人	五、家
六、蜆	七、橋	八、曹禺獨幕劇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一年四月六版

家

四幕劇

——根據巴金小說「家」改編

人物

高老太爺

高克明——他的三子。

高克安——他的四子。

高克定——他的五子。

周氏——他的大兒媳婦。

王氏——克安妻。

沈氏——克定妻。

覺新——號明軒，大房的長子，大少爺。

覺民——大房的次子，二少爺。

覺慧——大房的三子，三少爺。

覺英——三房的長子，四少爺。

覺羣——四房的長子，五少爺。

覺世——四房的次子，六少爺。

瑞珣——覺新妻。

淑貞——五房的女兒，四小姐。

琴小姐——即張藕華，高老太爺的外孫女。

錢太太——周氏的堂姊。

梅小姐——即錢梅芬，錢太太的女兒。

陳姨太——高老太爺的姨太太。

鳴鳳——大房的侍婢。

黃媽——大房的老女僕。

婉兒——四房的侍婢。

劉四姐——第一幕的「喜娘」，瑞珏的陪嫁女僕。

袁成——男僕。

蘇福——男僕。

老更夫

馮樂山——高老太爺的朋友。

張二——錢太太的老佃戶。

時間：北伐以前

地點：中國某大城市

第一幕——初春的一天

第一景——覺新的洞房，午後二時許。

第二景——景同上，同日午夜後。

第二幕——盛夏，兩年半以後

第一景——夏夜，在覺懸臥室前庭院內。

第二景——同日午夜後，在覺新的臥室內。

第三景——半月後，仍在覺新臥室內。

第三幕——暮秋

第一景——離第二幕三個月後，秋天的傍晚，湖濱水閣旁。

第二景——離第一景有兩個月，冬天的薄暮，景同前。

第四幕——一星期後，由下午四時至翌日晨

——在錢太太城外的舊屋內。

第一幕

第一景

是梅花正開的時候，高府花園裏的梅花也開得這般茂盛了。但是園子裏却非常寂寞，寂寞到看不見一個人影，就任它冷冷清清地散溢着幽香。那一叢叢的梅樹遠遠望過去，像雪林，像冰谷，泛濫於靜靜的天空，冷豔而沉穆，如若靜女的

初春的天氣，相當暖和。湖水明淨，閃耀着那映在水中的花影。一切都是靜悄悄的，梅花也像在做她的夢。

這時，高府裏整個是一片喧鬧，只有這園子是另外的一個天地，是一個夢境。這屋子裏的主人們多半都不大喜歡梅花的，而那真愛梅花的人却爲了別的事困住了身子，不能到園子裏來。

兩三天來高家所有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忙着辦喜事。幾進寬大的庭院裏，散佈着許多客人，唱歌的，幫閒的，還有那滿臉笑容到處張羅着的主人，和一些忙上忙下的僕役。院子裏搭台唱戲，大廳

裏擺着宴客的酒席。

是午後二時的光景，賓客們正在用喜酒，新娘的花轎就快要抬進來了。

這時洞房裏是非常安靜的——它是靠近花園的一間屋子，往年是少爺小姐，這親近成小時一塊兒讀書的所在——滿屋洋溢着喜氣。這不是一間正方形的屋子，面對着觀衆的這面牆是一個高大的門，通外院的門上有雕細花的格子，由中間向兩面開的。門左——以演員的左右爲左右——牆角處放一隻紅木高脚花架，架上一個大理石淺盤，盤裏養着山石盆景，上面垂着吊蘭小草。架左的牆稍稍斜下來，這面牆上開着一列寬敞的長窗，正對着窗外的花園。打開窗子可以看見園裏濃濃的湖光與雲似的梅樹。窗左再折下來又是左牆，靠牆放着一張紅木長坑椅，椅上套着藍緞子棉墊，中間一張小炕几，几上放着一個紫銅印香盒子。正面牆向右折下來是右牆，靠正面牆牆角處放一張紅木小條桌，桌上放着帽筒，裏面插着拂塵，還有一把細瓷彩花大茶壺。條桌右一個較小的門，通內院的，門上掛着古銅色緞門簾。門右的牆又正折過來，面對着觀衆是洞房中最引人注目的新床。這床十分寬大，床前橫放着一條半尺高的踏板，兩端各立一小櫃，是放鞋用的，也可以坐人。踏板外才是床的框子，框子很寬，上面是鏤空描金。

的鳳凰和牡丹。床上有疊得高高的繡花閃緞被和繡花枕頭。粉紅洋綢帳子，米色緞子帳簾，繡着梅花。床前左面放一張紅漆方凳。床右空着一塊地方，用米色綢帳子遮住，裏面是放箱子和換衣服洗臉的用具。再折下來是右牆，靠牆一張梳妝台，中間是圓鏡子，鏡子兩端各有兩個小抽屜，面上放着玻璃盒子，粉罐，胭脂盒等化妝品，抽屜裏放了梳子與零星手飾。台上有一個青色假龍泉壺大花瓶，還有一個嶄新的錫燈籠。梳妝台兩邊放兩張福建紅漆圓凳，屋正中一張紅木八仙桌。上面放對錫燭台，高插着一對龍鳳喜燭，旁邊一個紅漆大果盒，蓋子掀着墊在下面，盒裏放些喜餅，桂元，棗栗之類。燈右四個紅彩金花的細瓷蓋碗，左面長窗上掛着深紫色窗帷，兩旁垂着紫銅鈎。炕椅前中間一個叢痰盂。左牆炕椅上掛着粉色飛金蠟箋的四幅屏，屏左掛一個白底子藍花葫蘆形扁花瓶，瓶裏插着松柏枝。屏右一個掛鐘。梳妝台右牆上掛一個烏木正方圓角鏡框，框裏是白緞子繡的鴛鴦，鏡框上下都是桃形的銅釘掛着托着。

開幕時，炕几上的香盒裏正燃着檀香末，香煙繚繞，一對龍鳳燭照得滿屋喜氣洋洋。四太太王氏和五太太沈氏立在正中門外，正對着一些親戚們招呼着，說着，笑着，行着禮。那些親戚老太太們也你一句我一句地應和。丫頭僕婦也在攙着扶着，連聲答應。主人們的喊叫。外面又有知儀的老僕高呼：「某大人

到」或者「某太太到」——「某老爺到」——拖着莊嚴而悅耳的腔調，嘹亮地喊出來。在這些喧雜的聲浪中，還隱約聽見遠處鑼鼓、唱戲和喝采的聲音。這時——

王氏（點着頭，笑說）伯母！慢點走！婉兒，快點扶着馮老太太下台階。——走好！走好！——我們還要照應着新房。

沈氏（大聲，指手畫腳地）慢慢走——不對，戲台在那邊！在那邊戲台！——太親母！我們就來，我們照應一會新房就來。

老太太們和他的女賓們（客氣着，有的笑，有的喊，有的彷彿正顫顫巍巍下着台階，一片混亂的足步和笑語聲夾雜在一起）是啊，進去吧！我們認得——不用扶了——

四太太，你們招呼別的客人吧！——五太太，進去吧！歇一會兒吧！——戲台在那邊？邊曉得了。——請回請回吧！

沈（又連忙喊叫）喜兒！你快扶着呀！——慢走！慢走！——（嚴厲地）淑貞，好好跟琴表姐走路！別亂跳！

王（在沈氏還在嚷着送客的時候已轉過身來，似乎有些疲倦地）哎！

〔王氏——四太太，高克安之妻——身材不高，尖尖的瓜子臉，嵌上一對芝麻大的小眼，一眨一眨地，專爲暗地探取人的眼色。薄片子翹嘴，滿臉機巧酸刻的神氣。短短的衣領上露出一段細而長的黃頸，領，走起路來斯斯文文，擺東擺西，像一隻河面上的鷺鷥。說話聲音尖銳，冷言冷語地時常帶出嘲諷的冷笑。在大家庭的明爭暗鬥的空氣中過久了，耳濡目染，無意中就會流露出的一種幸災樂禍，看隔壁戲的態度。她說話十分小心，明白自己在家中所處的地位。除了在有人侵犯到她切身的利益時，她的言語總是模稜兩可的。她穿着繡花的紅湖縐裙，青緞鞋，上面罩着一件雪青色圍花緞皮襖。〕

沈（彷彿做完了件大事，深深嘆了一口大氣，才十分吃力地轉過身來，自得地）
可把我累昏了！這幫老太太們！

〔沈氏——五太太，高克定之妻——生得胖，走到人前笑喝喝的，腮答答的，滿一看覺得可喜，細細審視就會令人生厭。她的性情有人認爲是豪爽，實際上却是粗野。聲音洪亮，說起話來，指手畫腳，除了在她的公公高老太爺和其他嚴厲的長輩們面前，總是高談闊論，如入無人之境。講完了，別人不知說些甚麼，

自己也不知說些甚麼。任何事無論巨細，她總喜歡參預，目的未必在自己要做主角，她的見解是！只要有她一份，這事便不會錯。有心眼，不過都是些不足輕重的，並且心裏也攔不住。像貌庸俗，方面大耳，塌鼻子，腫眼睛，泡，厚嘴唇，包不住牙齒，寬大的前額，兩鬢又齊又方，垂下一大綰「流海」，烏黑油亮的髮髻上，斜插着一朵肥大的絨花。她也穿着紅裙，元色湖縐襖，濃裝豔抹，頭上手上滿戴着珠翠首飾。她拿着一條粉紅手帕，不住的搥，似乎忙了一天，現在才剛剛歇歇腳。比起王氏來，她確實易於親近，只是言談舉止過於陽燥，像一團暴火，令人不可向邇。

王（慢吞吞地）這會兒道喜的客人來的真不少！

沈（急忙忙找一個凳子坐下）唉，四嫂，你也快找個凳兒坐坐吧。我腿都站麻了！就是他們高家的規矩多，我嫁過來十二年啦，我一看見高家的長輩子來，我還是頭大！

王（一向不大接答這一類話，十分有分寸地）五弟妹，你不去照應照應女客們吃飯去麼？

沈（連連擺手）得了，得了，我先歇歇。忙了三天，跑上跑下的，我連這新房都沒有

好好看過。（不知是忙的得意，還是慍氣）大少爺接媳婦，我們當嬌嬌的受罪，你說天下有這個道理不？

王（笑着）得了，等淑貞長大了，找個好姑爺，那一天您五太太不就歡天喜地地當個幸福的外老太太麼？

沈（兩手一擺，高聲大笑）啊呀，別造孽吧。我沒這麼大福氣！（忽然正經起來）這兩天光淑貞那雙腳就把我氣死了。

王（像是關心，其實是打趣，她向來是暗地取笑沈氏的愚蠢的）怎麼啦？腳裏得怎麼樣啦？

沈（十分氣憤）哎，死不聽話呀！我跟她好說歹說，她都不聽。這兩天剛裹得有點名堂，她半夜又偷偷地放了。

王（故意大驚小怪）哎呀，那怎麼好？不自費了精神？